



福建古村落保护的困惑与思考

The Confusion and Think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Fujian Ancient Villages

戴志坚

Dai Zhijian

摘要 古村落是民间历史的载体，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通过对福建传统聚落的调查和研究，探讨古村落保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问题，提出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建议

ABSTRACT Ancient village is the carrier of folk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grim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fuji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putting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blem; suggestions

中图分类号 TU-02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4.04.070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4)04-0070-05

作者简介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电子邮箱：daizhijian2002@yahoo.com.cn（厦门，361005）

1 古村落保护的困惑

古村落的保护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课题！

据族谱记载，福建境内的古村落，历史最早的可追溯到两晋时期。历经兴衰嬗变，绝大部分古村落的现有格局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福建古村落形态多样，人文荟萃，景观优美，是福建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图1、2）。从1999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首批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乡）、名村至今，福建已遴选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7个、名村1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乡）27个、名村47个（图3）。同时国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去年和今年连续评出两批中国传统村落，福建也总共有73个古村落入选。

我从事传统建筑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时间。在福建省内先是从调查传统民居入手，继而对古村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受福建

图1 连城县宣和乡的培田古村落
图2 尤溪县台溪镇盖竹村的瑞庆堡与天六堡，两堡互为犄角关系
图3 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示意图（资料截止到2012年底）
图4 2007年沉入水库底下60余米的宁德莒洲古村落



省建设厅村建处的委托，对省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进行保护及资料整理工作。我带领学生对福建的 50 多个村镇做了建筑测绘、历史文化遗产调查，据此编制了古村落（镇）保护规划。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的团队做了这么多年传统聚落的调研与规划，但没有几个古村、古镇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到科学的保护。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滞后于经济发展，加上缺乏古村落保护的专项资金，我们编制的保护规划往往被束之高阁，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保护与开发是一对矛盾。一些地方领导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开发商的推波助澜，使矛盾更加激化。古村落保护虽然得到了政府名义上的支持，但却是口惠而不实。很少有政府部门愿意真正投资去管去做这项工作。偶有一些民间机构愿意来投资开发，却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进行“保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古村落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越是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如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等沿海地区，古村落被破坏就越严重，传统建筑消失的速度就越快，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村落推平了建新村、盖高楼。反而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如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地，由于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市化进程慢，很多古村落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一旦这些偏远地区也富裕了，那结果实在不敢想象。事实上，这些相对封闭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古村落被破坏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保存着一张宁德市蕉城区洪口乡莒溪村的遗照（图 4）。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建于明代，2007 年因修筑水电站，周边 7000 多名村民整体迁出，古村落没入库区水平面下 60 多米深的水中。眼看着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村落和典型民居建筑渐趋消亡，我很心痛，很无奈，也很困惑，古村落保护仿佛看不到美好的前景。我曾对朋友说，我所从事的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事业，这既是调侃也是大实话。

2 古村落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没有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为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但是，有些部门执行的镇、村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有些领导急功近利，重发展轻保护，使得旧镇村改造与古村落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古村落的严重破坏和消亡。1992 年我慕名到南平市峡阳历史文化名镇参观考察，却发现这里正举政府之力，大拆大建古镇。整片的街区、1~2 层的木骑楼全被拆掉，柱头、柱础、斗拱等石木构件满街乱扔，除了少量构架被商人收购外，其余的就一把火烧掉了。永安市贡川镇是闽江上游沙溪重要的水陆码头。1996 年当地政府花了 6000 万元进行街巷改造，把许多骑楼和街巷拆掉，在古城墙上修建大马路。福建省最繁华、最有韵味的古镇、古村都是傍河的水陆码头，是老福建的历史依存，现在这些地方要么消失、要么毁于开发，保存完整的传统聚落已寥寥无几。

古村落的整治、搬迁和维修都需要大笔经费，每年背负引资招商的指标、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官员自然没有积极性。而税收高、见效快的工业企业，往往成为各地引资设厂的首选。贡川古镇周边有 100 多个外资或合资的厂房，安溪湖头古镇旁边就是三安钢铁股份公司，巨大的烟囱喷射着浓烟，刚洗好的汽车两个小时就铺上了一层粉尘。一些依靠旅游致富的地方则正以另一种方式毁坏古村落。世界遗产地福建土楼所在地的南靖和永定，为了发展旅游，村落旁边修起了四五个四星级的宾馆，与古村落争地、争资源。古村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薄弱，建设性破坏正在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同样是为了发展旅游，古村落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改造。如永定洪坑村的振成楼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请浙江某景观设计院来做环境美化，竟造出城市园林空间的元素，如竹子、假山和水面，后来在专家干涉下又花



钱拆掉。

2.2 地方政府对古村落保护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古村落保护的主要困难点是资金投入严重不够。村落、集镇现在属于当地的镇、村一级部门管理，房子属于集体或私人财产。如果政府不投入资金，老百姓个人又没有保护意愿的话，一切就很难进行下去。例如，2008年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除了榜上有名的7个古村落和46座方圆土楼得到了保护外，还有1万多座土楼处于自生自灭的窘境。福建客家古村落中最为漂亮的当属连城县庙前镇的芷溪村，这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有70多个祠堂、200多幢古民居，却因缺少资金得不到维修保护。

一个古村落的修复与保护往往需要成千万上亿的资金来拉动。开始有些地方政府也想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资金问题实施起来很困难。有些地方正在做，但保护进程很慢，滞后于古村落、古建筑的损坏速度。还有的地方把村落保护经费挪做他用。但是古村落保护工作不能等，当有财力再来整治维修时，村落的整体布局已改变，大量的古建筑已消亡，原来的痕迹已经破坏不可恢复了。有些村镇引进民间机构做古村落保护（其实是开发项目），对村落和民居进行一些规划与修缮，但基本上是按照投资人的意思去拆去建，对专家的意见采纳不多。也有些村镇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在古村落中加建了一些新的设计或建筑，忽视了传统聚落的历史、文化、民俗和地方建筑风格，用了不恰当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做法，反而造成了加速性的破坏。

2.3 古村落居住环境与村民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发生矛盾

毋庸讳言，古村落毕竟是农耕文化时的产物，它与人们现代生活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如古村落环境的脏、乱、差，民居内缺少卫生设施，村民圈养牲畜等。此外，还有传统大家庭生活方式与现代多以小家庭居住的矛盾，单层或二三层建筑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矛盾等。有些村

民在旧宅基地上建新房子，有些村民在老村周边建起4-5层以上的新民宅。这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住宅外墙贴着磁砖，安装铝合金窗，平屋顶上耸立着一个银光闪闪的水箱，与古村落的整体环境极不协调。村民们对古村落保护的认识不一致，有人欢迎，有人怀疑，有人反对。我们在调查中就有村民很不客气地说：“这么破的老房子有什么好看的？你们整天来，都说很好，要保护，让你们搬进来住你们愿意吗？”老百姓想改善自己生存生活空间本无可非议，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缺少资金，做不到把住户有计划地迁到新村，也无法解决整个古村落的环境卫生问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村民在古村落里面乱拆乱建，使传统聚落面貌被破坏的现象雪上加霜（图5、6）。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们纷纷离开世居的传统村落，迁入县城或更远的地方，村中只有戏称883861部队的老人妇女小孩留守（88是老人，38是妇女，61是儿童）。大量木结构的房屋一旦抛空无人居住就损坏得极快，房顶长草、瓦垅漏水、梁架坍塌、屋内爬白蚁，真是满目疮痍（图7）。在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的地区，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原来环境优美的古镇、古村成了水泥建筑汪洋中的孤岛、钢筋水泥森林中的盆景（图8、9）。空心村、城中村的现象也是古村落急剧衰落的一大原因。随着古村落环境的空心化，血缘宗法社会的农耕文明和村落文化也面临断代和消失。

2.4 修建性破坏是古村落保护中的严重问题

福建境内多有高山、河流阻隔，历来交通不便，加上方言驳杂，语言不通，造成了传统建筑形式种类繁多，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福建的工匠体系大致可分为六种流派，技艺只在同一方言区内流传。从前古建筑建造、维修请的都是语言相通、体系相同的工匠，以保证建筑技艺流传的纯粹。现在交通发达了，语言无障碍了，却



图5 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张氏宗祠前原本有17根石龙旗，现在已经加至23根
 图6 尤溪县梅仙镇坪寨村大福圳自然村正逐渐被政府的基站和私人住宅所包围
 图7 德化县水口镇祥光村的厚德堡已成为空心堡
 图8 老宅就以这样的方式慢慢死去(1)——永春县岵山镇茂霞古村落
 图9 老宅就以这样的方式慢慢死去(2)——永春县岵山镇铺下古村落

出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建筑物，有的竟对文物、古迹造成破坏。如建瓯文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后的屋顶上出现了嵌瓷。嵌瓷也称剪碗、剪粘，这种特殊的工艺只在泉州、漳州、厦门一带的闽南地区流传，为什么会跑到闽北地区的文庙建筑的屋顶上面？原来请来修缮的队伍来自晋江，于是就轻而易举地把闽南的技艺嫁接到闽北的古建筑上。这种张冠李戴的例子在福建乃至全国比比皆是。还有现在用于维修古建筑的建材质量都大不如前了。木料以次充好、以小充大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油漆以前是用矿物质材料精工细作而成，能经百年以上的风雨仍保持不变色不褪色。现在的化工油漆倒是便宜，但刷上以后不到四五年时间就脱落了。甚至出现过维修的工匠还没撤走，木柱上的油漆就已经脱落的情况。维修一座民居、祠堂需要很长的工期，认真做事的工匠哪里赚得到钱？而且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资质，却出现会做的工匠没有资质，而有资质的工匠不会做的怪现象。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古建维修水平在退步，传统工匠体系在崩溃，修建性破坏成为古村落保护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部门硬性规定古村落保护或古街区改造工作三个月就要完成，上级领导要组织检查验收。赶工出来的活计绝对没有好东西，于是催生出一些粗制滥造的建筑，修完的古村落让人看了啼笑皆非！这又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

3 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3.1 要认真编制、严格执行古村落保护规划

国家和省级的建设、文物部门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工作，使一大批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也激发了各级组织和各地群众保护古村落的积极性。获得称号只是在古村落保护工作上迈出的第一步，各镇、村决不能松懈，编制保护规划，确定保护重点，筹措资金，

整治周边环境等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各级政府要加强管理和科学指导，绝不能放任自流。

编制古村落保护规划是保护工作的前提。在编制规划之前，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地掌握该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人文历史、民俗活动、聚落格局、建筑特点、建设现状等。只有做好这些基础性工作，确定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保护重点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控制指标和保护、利用措施才能科学有效。

严格执行古村落保护规划是保护工作的关键。古村落保护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古村落保护已经迫在眉睫，拖延不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从资金筹划、村落规划、单体设计、管理经营、施工验收诸方面一步步做起，那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心态千万要不得。不论是保护还是开发，都要尊重建筑的原有风貌，并做好村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特别是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和开展休闲文化活动，应有计划、有控制，避免开发性的破坏。

加强管理和科学指导是保护好古村落的保证。有关部门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由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结构负责古村落保护的规划、管理、实施、协调、修缮、审定等工作。二是开展已命名的名镇、名村资源普查工作，建立历史文化资源档案。三是设立专项资金，资助理论研究和保护改造工作。四是组织传承人和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收集、整理、保存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信息。五是结合小城镇建设工作，选择一些典型村落进行传统民居改造。六是加强动态监管，对造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街区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依法撤销其称号。

3.2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要同步进行

古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要保存古村落原有的形态，就要坚持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抢救同步进行。古村落实体的物质文化形态包括民居、祠堂、寺庙、塔幢、桥梁、牌坊、古井、古树名木等，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常可通过单栋建筑和建筑群的保护和维修来体现；非物质文化形态包括民俗活动、民间节庆、民间工艺、民间艺术等内容，必须在村落的延续中才能得以保存。如果要修复、改造古村落，这些原始形态还是要继续保持的。如舞龙、武术、娶亲、祭祖等民俗活动需要继续保持，过去街上的店铺如理发铺、剪刀铺等应该保持原有的形态。政府要投入资金扶持民间传统工艺性的东西，使店主能够有经营生存的条件。

古村落凝聚着包括建筑文化、工艺美术和民俗风情等要素在内的丰富的地域文化。保护古村落不像保护一座古建筑那么简单。专家学者应进一步深化对古村落的调查研究，不仅要深入调查古村落中的单体建筑，而且要结合地理、历史、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筑设计、施工人员应对古村落原有的生态环境、历史风貌、乡土建筑和本土材料多加了解，以保证传统聚落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近年来，历史学者、文物工作者、旅游工作者等各方面有识之士已经越来越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古村落。进一步深入发掘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提升古村落保护和开发的层次，还有待于人文学科与建筑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精诚合作。

3.3 要适应村民对追求美好生活、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

随着时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村民对村落建筑形态及其空间的需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古村落保护必须关注民生，适应村民对追求美好生活、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在保护和维护重点建筑的同时，也要关注大量传统民居内部水卫设施落后等问题；在重点整治街巷两侧建筑立面的同时，更要解决整个古村落的环境卫生问题。有条件的村落应规划新村建设的宅基地，解决好住房拥挤问题。为了保持原有的古村落风貌，可以在古村落外面或附近另建新村，新村归新村，旧村归旧村。也就是说把古村中一部分人迁出去，恢复古村落的历史遗留，并将其保护起来，剩下一部分人从事管理、讲解、服务、卫生环境等工作。新村建设可以采用传统村落建筑形式与其协调，如新村建筑的屋面、檐口、门窗等细部构件做成仿古建筑的形式。

3.4 要建立传统技艺的传承队伍

建筑营造中地方材料和工匠技艺的运用，是民族民间文化形成的建筑因素。近百年，砖石和混凝土材料逐渐取代木材而成为建筑物的主要材料，师徒制的传承受到大工业车间生产和现代教育的挑战。懂得木结构营造技艺和石雕、木雕、砖雕、灰塑、嵌瓷等装饰技艺的师

傅越来越少。一些传统老工匠的技艺传不下去，以前讲究传男不传女，现在是男女都不传。随着老一辈匠师的去世，后人很难依靠书本或想象来延续传统技艺。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老、中、青中有序传递的传统技艺传承队伍，这样才能长期、有效地保护好古村落的真实面貌。

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为例。全国现存的木拱廊桥只有 118 座，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交界处的村镇聚落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木拱廊桥的建造面临着后继乏人和无桥可造的窘境。所幸的是，抢救濒临失传的木拱廊桥施工工艺的工作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的关注、重视。2009 年 10 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宁德市尤其是技艺核心传承区的屏南、寿宁、周宁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并通过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使这项技艺重获生机，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

古村落保护工作历史性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中国民居研究的泰斗、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陆元鼎教授指出研究古村落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载体就是村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除官方记载以外，绝大多数蕴藏在村落里。古村落就是民间历史的载体。”在古村落面临急速损毁的今天，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必须并重。希望更多的人珍视与爱护乡土建筑，期盼更多的人加入到古村落的系统研究和整体保护中，为保护和發展民间历史载体的古村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图片来源

图 3：作者绘制；

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参考文献

- [1] 罗杨. 守望古村落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
- [2] 杨大禹. 传统民居及其建筑文化基因的传承 [J]. 南方建筑, 2011(06).
- [3] 曾艳, 陶金, 贺大东 等. 开展传统民居文化地理研究 [J]. 南方建筑, 2013(01).
- [4] 刘未. 抢救民间文化记忆 守望活态传统村落 [N]. 中国艺术报, 2013-11-20.
- [5] 叶晨璐, 王彬, 罗炜祥. 福建北部地区古村落空间特征及文化传播分析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05).
- [6] 朱培凌. 传统民居生态智慧的延续与传承 [J]. 南方建筑, 2012(06).